

十五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四

白下蔡 景元放甫評點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列國傳中許多才智婦人知微慮遠不可勝數至如羊舌夫人之言只是借口以解說其妬耳後來叔虎惹出禍來乃是偶然相應未可以才智名色加之不然請問有甚美者必有甚惡是如何解說天下後世誰其信之

古語云小人不可與作緣賢者之論出處則曰居視其所與出視其所由蓋恐一染小人之交則必爲終身品節之玷且慮其責報深則難以副其求倘有不法之行必將受其累也出處且

然況生死之際乎羊舌肸之不應樂王鮒正以鮒爲君之嬖臣
小人也由之而免死先已自失其守矣且與小人作緣則後日
何以自立乎自是高品深意其應伯華之言猶是托託非本意
也至于竟不往謝祁奚尤見識力伯華不及多矣至于祁奚之
賢自是不消說得

辛俞是忠臣是義士然却是個全人所持者正好處全在勸藥
盈不可叛晉便見得大義凜然不是一味懷恩附黨偏護徇私
也

齊莊恥于受命欲自率一隊以橫行志願未嘗不好只是不思
訪求賢智之士與之共國而端欲以勇爵成功其計已左至悅
棠姜之色而宣淫于臣子之家則昏淫無道之甚矣又助藥盈
而襲晉更干大義有乖真是糊塗可笑

樂盈爲逆事不可成魏舒助之先得滅族之罪范鞅之却魏舒其爲功于國家者尙爲有限而其造福于魏氏者真無涯也

話說箕遺正在叔虎家中只等黃淵到來夜半時候一齊發作却被

范鞅領兵圍住府第外面家丁不敢聚集遠遠觀望亦多有散去者

兵貴神速正爲此等去處叔虎乘梯向牆外問曰小將軍引兵至此何故范鞅曰

汝平日黨于樂盈今又謀斬開出應罪同叛逆吾奉晉侯之命特來

取汝叔虎曰我並無此事是何人所說范鞅卽呼章鏗上前使證之

此時亦用于証當面平反矣叔虎力大扳起一塊牆石望章鏗當頭打去打個正

着把頂門都打開了范鞅大怒教軍士放火攻門叔虎慌急了向箕

遺說我等寧可死裏逃生不可坐以待縛遂提戟當先箕遺仗劍在

後發聲喊冒火殺出范鞅在火光中認得二人教軍士一齊放箭此

時火勢熾灼已難躲避怎當得箭如飛蝗二人縱有冲天本事亦無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四

用處雙雙被箭射倒箕遺是不消說叔虎素受其水宜乎可以軍士

將撓鈎搭出已自半死縛縛車中救滅了火只聽得車聲輾輾輾輾

音落火炬燭天而至乃是中軍副將荀吳率本部兵前來接應中途正

遇黃淵亦被擒獲范荀合兵一處將叔虎箕遺黃淵解到中軍元帥

范匄處范匄曰欒黨尚多只擒此三人尚未除患當悉拘之乃復分

路搜捕絳州城中開了一夜直至天明范鞅拘到智起籍偃州賓等

姑丈亦在其內乎一笑荀吳拘到中行喜辛俞及叔虎之兄羊舌赤弟羊舌

切親阿舅自然難免一笑都囚于朝門之外俟候晉平公出啟奏定奪罪說羊舌

赤字伯華羊舌盼字叔向與叔虎雖同是羊舌職之子叔虎是庶母

所生當初叔虎之母原是羊舌夫人房中之婢甚有美色其夫欲之

夫人不遣侍寢時伯華叔向俱已年長諫其勿妬其母笑曰吾豈妬

婦哉正恐不免○吾聞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二語不知聞于何處應作何解想卿自信之耳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恐其生龍蛇為汝等之禍是以不遣耳叔向等順父

之意固請于母乃遣之一宿而有孕生叔虎及長成美如其母而勇

力過人孿弟自幼與之同臥起想必是磨坊相愛宛如夫婦他是孿

黨中第一個相厚的所以兄弟並行囚禁大夫樂王鮒字叔魚其妹

方嬖幸于平公平日慕羊舌赤盼兄弟之賢意欲納交而不得便知

素日立至是聞二人被囚特到朝門正遇羊舌赤撫而慰之曰子勿

憂吾見主公必當力為子請羊舌赤嘿然不應高品深意樂王鮒有慙色

羊舌赤聞之責其弟曰吾兄弟畢命于此羊舌氏絕矣樂大夫有寵

于君言無不從倘借其片語天幸赦宥不絕先人之宗汝奈何不應

以失要人之意羊舌盼笑曰死生命也若天意降祐必繇祁老大夫

叔魚何能為哉羊舌赤曰以叔魚之朝夕君側汝曰不能以祁老大

夫之致政閑居而汝曰必繇之吾不知其解也羊舌盼曰叔魚行媚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四

者也君可亦可君否亦否

正是畧差一層便不知其解此語白是權詞

祁老夫外舉不

避仇內舉不避親

謂舉解孤祁午

豈獨遺羊舌氏乎

此語却少頃晉平公臨

朝范句以所獲樂黨姓名奏聞平公亦疑羊舌氏兄弟三人皆在其

數問于樂王鮒曰叔虎之謀亦與駟實與聞否樂王鮒心愧叔向乃

應曰至親莫如兄弟豈有不知平公乃下諸人于獄此可見樂王鮒非不化得之于

君恥亦所不知也

使司寇議罪時祁奚已告老退居于祁府今太原祁縣

其子祁午

能

與羊舌赤同僚

牛為中軍赤副之

相善星夜使人報信于父求其以書達范

句為赤求寬奚聞信大驚曰赤與駟皆晉國賢臣

祁午自為同僚分上祁奚便念及賢

才父高于

有此奇冤我當親往救之乃乘車連夜入都未及與祁午

子多矣

相會便叩門來見范苟

救人救徹事不宜遲

句曰大夫老矣冒風露而降之必

有所諭祁奚曰老夫為晉社稷存亡而來非為別事范句大驚問曰

不知何事關係社稷有煩老大夫如此用心祁奚曰賢人社稷之衛

也羊舌職有勞于晉至其子赤盼能嗣其美一庶子

指叔庶

不肖遂聚

而殲之豈不可惜昔卻芮爲逆卻缺升朝

卽以木國近年人作証開自切當之極

父子

之罪不相及也况兄弟乎子以私怨多殺無辜使玉石俱焚晉之社

稷危矣范匄蹇然離席曰老夫所言甚當但君怒未解匄與老大

天同詣君所言之於是並車入朝見平公奏言赤盼與叔虎賢不肖

不同必不與聞欒氏之事且羊舌之勞不可廢也平公大悟宣赦赦

出赤盼二人使復原職智起中行喜籍偃州賁辛俞皆斥爲庶人惟

叔虎與箕遺黃淵處斬

可惜殺却一個絕妙小官一笑

赤盼二人蒙赦入朝謝恩事

畢羊舌赤謂其弟曰當往祁老大夫處一謝盼曰彼爲社稷非爲我

也何謝焉

只在素行上看出

竟登車歸第羊舌赤心中不安自往祁午處請

見祁奚午曰老父見過晉君卽時回祁去矣未嘗少留須臾也羊舌

赤曰彼固施不望報者吾愧不及盼之高見也

晉翁有詩云

尺寸微勞亦望酬

拜恩私室豈知羞

必如笑盼纔公道

笑殺紛紛貨賂求

州賓復與欒祁往來范句聞之使力士刺殺州賓于家

生出這樣女兒真是沒法

却說守曲沃大夫胥午昔年曾爲欒書門客欒盈行過曲沃胥午款

迎極其慇懃欒盈言及城著胥午許以曲沃之徒助之留連三日欒

樂等報信已至言陽畢領兵將到督戎曰晉兵若至便與交戰未必

便輸與他州綽刑蒯曰專爲此事恐恩主手下乏人吾二人特來相

助盈曰吾未嘗得罪于君特爲怨家所陷耳若與拒戰彼有辭矣不

如逃之以俟君之見察

此處還有主意

胥午亦言拒戰之不可卽時收拾車

乘盈與午洒淚而別出奔于楚比及陽畢兵到著邑邑人言盈未曾

到此在曲沃已出奔了陽畢班師而歸一路宣布欒氏之罪百姓皆

知欒氏功臣且欒盈爲人好施愛土無不嘆惜其冤者

可見公道在人心不是舌

根壓得殺的

范句言于平公嚴禁欒氏故臣不許從欒盈從者死家臣幸

俞初聞欒盈在楚乃收拾家財數車出城欲徃從之被守門吏盤住執辛俞以獻于平公平公曰寡人有禁汝何犯之辛俞再拜言曰臣愚甚不知君所以禁從欒氏者誠何說也平公曰從欒氏者無君是以禁之辛俞曰誠禁無君則臣知免于死矣臣聞之三世仕其家則君之再世則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臣自祖若父以無大援于國世隸於欒氏食其祿今三世矣欒氏固臣之君也臣惟不敢無君是以欲從欒氏又何禁乎且盈雖得罪君逐之而不誅得無念其先世犬馬之勞賜以生全乎盈羈旅他方器用不具衣食不給或一朝填于溝壑君之仁德無乃不終臣之此去盡臣之義成君之仁且使國人聞之曰君雖危難不可棄也於以禁無君者大矣

真是會說
合人氣平

平公

說其言曰子姑留事寡人寡人將以欒氏之祿祿子辛俞曰臣固言

之矣樂氏臣之君也舍一君又事一君其何以禁無君者必欲見留
臣請死有守之士平公曰子往寡人姑聽子以遂子之志雖是動于辛俞之言却亦不失
厚爲辛俞再拜稽首仍領了數車輜重昂然出絳州城而去史臣有詩
稱辛俞之忠詩曰

翻雲覆雨世情輕

霜雪方知松柏榮

三世爲臣當効死

肯將晉主換欒盈

却說欒盈居楚境上數月欲往郢都見楚王忽轉念曰吾祖父宣力
國家與楚世仇倘不相容奈何欲改適齊而資芥空乏却得辛俞驅
輜重來到得濟其用遂修整車徒望齊國進發此周靈王二十一年
事也再說齊莊公爲人好勇喜勝不屈居人之下不知所以能上之方終不免于居人
下之雖然受命澶淵終以平陰之敗爲恥嘗欲廣求勇力之士自爲一
隊親率以橫行天下橫行天下豈一隊繇是於卿大夫士之外別立

勇爵祿比大夫必須力舉千斤射穿七札者方與其選先得殖綽郭
最次又得賈舉祁師公孫傲封具鐸甫襄尹僂堙音樓等共是九人
莊公日日召至宮中相與馳射擊刺以為笑樂一日莊公視朝近臣
報道今有晉大夫欒盈被逐來奔齊國莊公喜曰寡人正思報晉國
之怨今其世臣來奔寡人之志遂矣欲遣人往迎之大夫晏嬰出奏
曰不可不可小所以事大者信也吾新與晉盟今乃納其逐臣倘晉
人來責何以對之納逐臣與納叛臣不同猶不足以為罪莊公大笑曰卿言差矣齊晉
匹敵止恐未匹敵豈能小大昔之受盟聊以紓一時之急耳寡人豈終事
晉如魯衛曹邾者耶遂不聽晏嬰之言使人迎欒盈入朝盈謁見稽
首哭訴其見逐之節莊公曰卿勿憂寡人助卿一臂必使卿復還晉
國欒盈再拜稱謝莊公賜以大館設宴相款州綽邢蒯侍于欒盈之
傍莊公見其身大貌偉問其姓名一人以實告莊公曰向日平陰之

役擒我殖綽郭最者非爾耶綽削叩首謝罪莊公曰寡人慕爾久矣

命饋酒食因謂盈曰寡人有求于卿卿不可辭盈對曰苟可以應君

命者卽髮膚無所愛莊公曰寡人無他求欲暫乞二勇士爲伴耳

不奪人所好齊莊殊費不情樂盈不敢拒只得應允怏怏登車依人之苦如此嘆曰幸彼

未見督戎不然亦爲所奪矣莊公得州綽刑削列于勇爵之末

而索之乃列其位于末何也二人心中不服一日與殖綽郭最同侍于莊公之側

二人無意佯驚指綽最曰此吾國之囚何得在此

在他侯管下亦不當如此郭最應曰吾等昔爲奄狗所誤須不比你跟人逃竄也州綽怒曰汝乃我

口中之虱尚敢跳動耶殖綽亦怒曰汝今日在我國中也是我盤中

之肉矣刑削曰既然汝等不能相容卽當復歸吾主郭最曰堂堂齊

國難道少了你兩人不成四人語硬面赤各以手撫佩劍漸有相併

之意莊公用好言勸解取酒勞之謂州綽刑削曰寡人固知二卿不

屑居齊人之下也

既是曉得何以又屈之于先乎

乃更勇爵之名爲龍虎二爵分爲

左右班龍爵州綽邢蒯爲首又選得齊人盧蒲癸王何使列其下

左班虎爵則以殖綽郭最爲首賈舉等七人依舊次序衆人與其列

者皆以爲榮惟州邢殖郭四人到底心下各不和順時崔杼慶封以

援立莊公之功位皆上卿同執國政莊公常造其第飲酒作樂或時

舞劍射棚無復君臣之隔單說崔杼之前妻生下二子曰成曰疆數

歲而妻死再娶東郭氏乃是東郭偃之妹先嫁與棠公爲妻謂之棠

姜生一子名曰棠無咎那棠姜有美色崔杼因徃弔棠公之喪窺見

姿容央東郭偃說合娶爲繼室亦生一子曰明崔杼因寵愛繼室遂

用東郭偃棠無咎爲家臣以幼子崔明托之謂棠姜曰俟明長成當

立爲適子此一段話且閣過一邊且說齊莊公一日飲于崔杼之室

崔杼使棠姜奉酒莊公悅其色乃厚賂東郭偃使之通意乘閒與之

私合

治容諱淫可
見輕露不得

來往多遍崔杼漸漸知覺盤問棠姜棠姜曰誠有

之彼挾國君之勢以臨我非一婦人所敢拒也

畢竟是白
不貞節耳

杼曰然則

汝何不言棠姜曰妾自知有罪不敢言耳

却不道固
所願也

崔杼嘿然久之

曰此事與汝無干

開釋得好便是
個鳥龜聲口

自此有謀弑莊公之意周靈王二

十二年吳王諸樊求婚于晉

晉平公以女嫁之齊莊公謀于崔杼曰

寡人許納欒盈未得其便聞曲沃守臣乃欒盈厚交今欲以送勝

贈

為名順便納欒盈于曲沃使之襲晉此事如何崔杼銜恨齊侯私

心計較正欲齊侯結怨于晉待晉侯以兵來討然後委罪于君弑之

以為媚晉之計今日莊公謀納欒盈正中其計乃對曰曲沃人雖為

欒氏恐未能害晉主公必然親率一軍為之後繼若盈自曲沃而入

主公揚言伐衛繇濮陽自南而北兩路夾攻晉必不支莊公深以為

然以其謀告于欒盈欒盈甚喜家臣辛俞諫曰俞之從主以盡忠也

亦願主之忠于晉君也

大義

盈曰晉君不以我為臣奈何

獨不念逐而不殺固

非已

辛俞曰昔紂囚文王于羑里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晉君不

念欒氏之勲黜逐吾主餬口于外誰不憐之一為不忠何所容于天

地之間耶

正是把個不忠罪名自做

欒盈不聽辛俞泣曰吾主此行

必不免俞當以死相送乃拔佩刀自刎而死史臣有讚云

盈出則從

盈叛則死

公不背君

私不背主

卓哉辛俞

晉之義士

齊莊公遂以宗女姜氏為媵遣大夫析歸父送之于晉多用溫車載

欒盈及其宗族欲送至曲沃州綽刑蒯請從莊公恐其歸晉乃使殖

綽郭最代之囑曰事欒將軍猶事寡人也行過曲沃盈等易服入城

夜叩大夫胥午之門午驚異啟門而出見欒盈大驚曰小恩主安得

到此盈曰願得密室言之午乃迎盈入于深室之中盈執胥午之手

欲言不言不覺淚下午曰小恩主有事且共商量不須悲泣盈乃收

淚告曰吾爲范趙諸大家所陷宗祀不守今齊侯憐其非罪致我于

此齊兵且踵至矣子若能興曲沃之甲相與襲絳齊兵攻其外我等

攻其內絳可入也然後取諸家之仇我者而甘心焉因奉置侯以和

于齊欒氏復興在此一舉午曰晉勢方强范趙智荀諸家又睦恐不

能僥倖徒以自賊奈何只以利害言便不及辛俞之正盈曰吾有力士督戎一人可

當一軍且殖綽郭最齊國之雄欒樂樂魴強力善射晉雖强不足懼

也昔我佐魏絳于下軍其孫舒每有請托我無不周旋彼感吾每思

圖報若更得魏氏爲內助此事可八九矣萬一舉事不成雖死無恨

竟是孤注一擲注意午曰侯來日探人心何如乃可行也盈等遂藏于深室至

次日胥午托言夢其太子即申祭于其祠以餽餘饗其官屬伏欒盈

于壁後三觴樂作胥午命止之曰昔其太子之寃吾等忍聞樂乎衆